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愕然遭：「我幾時說過我討厭你的？」

黃鶯撇撇嘴道：「你不說我也知道，老頭子叫你照應我的時候，你就不肯答應，不是討厭我是什麼？」

金蒲孤連忙道：「你誤會了，我不是討厭你，實在是沒有空，我必須要追索劉素客……」

黃鶯道：「祇要你討厭我就行了，好玩並不是什麼正經事，也不必急在一時，我可以幫你先把事情辦完了，然後我們再痛痛快快地玩一下！」

金蒲孤想了一下搖頭道：「不必了！我還是先實踐對你的諾言，此地離浙境不遠，我們可以駕著這條輕舟，在杭州灣登陸，暢遊一下西子湖勝境！」

黃鶯一怔道：「我雖然沒有出去過，可是我知道此地離申江最近，為什麼不在那裡上岸嗎？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劉素客若是知道我還沒有死，一定會躲起來，專程去找他不容易，因此我必須在遠一點的地方上岸，等他自己出現！」

黃鶯笑笑道：「你這人的鬼主意真多，不過我並不反對，聽說西湖是人間天堂，我也急著想去看

看究竟好到什麼程度……」

金蒲孤輕輕一歎道：「苟得一片安樂土，人間遍處是天堂……算了，這些話你現在不會懂的！我們還是準備動身吧！你會駕船嗎？」

黃鶯高興地道：「會！搶風操帆，看星辰定方向，我都會！祇要這條船能經得起風浪，我可以把你載到任何一個地方！」

金蒲孤愕然道：「你爺爺既然不許你離島，怎麼會把這些學問教給你的？」

黃鶯笑著道：「爺爺怎麼肯教我？他要是知道我在偷學這些技能，一定會殺了我，可是我早已存心離開這個地方，背著他學了很多東西……」

金蒲孤不信道：「這些技術不可能無師自通，你又無法接觸到外人，從那兒學來的呢？」

黃鶯笑道：「這個你就不需要管了，反正我總不會騙你就是！現在你去削兩支木槳，我來做帆，趁著今夜一程南風，明天早上就可以到達杭州灣口，假如為著避免被人發現行跡，我們不必急著上岸，逆上錢塘江，一直到餘杭！」

金蒲孤聽她將方向地理弄得如此精熟，心中大為狐疑，口中卻不多說，自顧去覓木

削槳。

等他將兩支木槳削好，黃鶯早已將魚皮輕舟推到海灘的淺水中，扯起風帆，含笑以待！乘著一帆南風，披著滿天星辰，他們飄浮在茫茫無際的碧海上，黃鶯的動作十分純熟，轉入杭州灣時，方向改為側風行，她居然也把小舟控制得十分平穩！

金蒲孤看在眼中，絕對不相信她這些學問是從書上得來的，可是她自己不說，他也不問，熬過一個漫長的夜，又熬過一個炎陽炙人的白晝，終於在一個寂靜的深夜裡，小舟泊在餘杭城外的碼頭旁！

兩人又饑又渴，登岸之後，金蒲孤先把魚皮的小舟拆毀了，以免留下行跡，然後再冷眼旁觀黃鶯作何處置！

因為她對航路如此熟悉，金蒲孤猜想她一定是走過一次的，可是黃鶯上岸之後，茫然四顧，看看那節比鱗列的宅屋，流露出無限的陌生與好奇！

金蒲孤故意等了半天不作聲。

黃鶯卻忍不住道：「金……金大哥，你的年紀比我大，我叫你大哥好嗎？」

金蒲孤笑笑道：「稱呼倒是沒有關係，人們現在該做些什麼呢？」

黃鶯迫不及待地道：

「我肚子餓死了，到那兒去買點吃的？」

金大哥！你身上有銀子嗎？」

金蒲孤搖頭道：「我連衣服都沒有，那裡還有銀子！」

他在水晶宮中為要堵塞晶匣上的缺口，把上衣脫得精光。現在還赤著上身，褲腰上插著兩柄修羅刀，肩斜掛著長弓，腰下一箇箭壺，的確是沒有其他的東西了！

黃鶯大急道：「這可怎麼辦，我也是身無分文，有這桶刀還值幾個錢，我們找個地方把刀賣了行嗎？」（——四）

八

墓

村

●橫溝正史

序章、故事開端

八墓村是鳥取縣與岡山縣交界處某山區裡的一個破落村莊。

既然位處山區，能開發為耕地的面積當然又少又小，一眼望去，祇有一些十坪到二十坪大的水田，零星點綴在山野上。

或許是天候不佳，作物收成率很低，村民們整日喊著要增產糧食，結果僅僅祇有主食的產量能勉強維持村內所需。雖然外在環境如此惡劣，八墓村村民仍能過著優裕的生活，主要是靠燒炭和養牛這兩項產業。

養牛是最近才新興的，至於燒炭，自古以來就是這個村莊主要謀生的生計。

八墓村外圍環繞著群山，綿延至遙遠的鳥取縣，鬱鬱蒼蒼的綠色山帶長著茂密的樟、橡等樹，這些都是燒炭不可或缺的材料，自古以來，此處生產的樟炭，在關西地區即頗負盛名。

另一項生計養牛，是近年來才開發晚現在反而成為比燒炭還要重要的財源。

這地區的牛又稱為千屋牛，無論作為耕牛或是肉牛，都頗具口碑，鄰近的新見牛市祇要販售千屋牛，全國的牛販便立即聞風而來。

村中每戶人家至少都會飼養五、六頭牛。這些牛不一定全是伺主所有，有部份是村中有錢人家買了小牛寄放在伺主處，待小牛養大，出售後的利潤以一定比率和資方對分，如同農村中的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係一般，如此累積下去，村民間貧富差距便非常懸殊。

八墓村裡的富豪有二戶，首富是田治見，其次為野村。田治見的大宅位於村落的東邊，因此人稱東屋，野村家正好與其相對，稱為西屋。

然而，最令人毛骨驚然的，莫過於這村莊的名字——八墓村。

對於生於斯，死於斯、代代世居於此村的村民而言，或許已經習以為常，但是外地人第一次聽到這個村名，多半會暗自思忖是否因為發生某些可怕的事件，才會如此命名。

沒錯，確實如此，而事件開端就發生在距離現在三百八十多年前的永祿年間。

永祿九年七月六日，雲州富田城城主尼子義久向毛利元就投降，讓出月山城，然而有一位大將不肯降服，於是帶領七名手下逃出月山城。

根據傳說，當時一行人為了日後重整旗鼓捲上重來，動用三匹馬載運三千兩黃金，跋山涉水，歷經千辛萬苦，終於抵達這個位於深山野地的村莊。

純樸的村人們紛紛出來迎接八位流亡武士，窮鄉僻壤的樸實人情味讓武士們深感放心，以致於萌生在此地安頓的心理。

此外，村莊外圍綿延數里、層峰重疊的山脈到處都是棲身之處，萬一有狀況，還有鐘乳洞可以躲藏。

由於這一帶屬於石灰岩地質，步下溪谷，鐘乳洞隨處可見；甚至還有像迷宮般的洞窟，至今尚未有人能夠潛入洞底一窺究竟。

討伐的敵兵若追趕至此，一旦武士們躲入鐘乳洞中，諒他們也莫可奈何。（一）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夫人昂氏已故，膝下並無子息，單生一女，名叫無艷，年已十八，生得奇醜異常。偏是醜人多做怪，每看見少年男子，又故意賣弄風流，惹人討厭。庸夫又無家教，亦不禁止。凡庸夫出來會客，他就帶了丫環小春、細柳站在屏門後偷看。外客或有少年的，就嘻嘻哈哈笑個不住，很不成規矩。他的醜名在外，又無人前來問信做媒，所以青春擔擱下來。

這日也是合當有事，宣生帶了兩個書僮來探訪柯太僕。走到一個豆腐店，問柯府在哪裡，住那店內的人錯指了「西邊門樓就是」，宣生就依他言語，到了庸夫門口，叫兩個書僮站在對面影壁前，他一人又不進去，祇在外邊探頭探腦朝裡面望。恰值庸夫出來有事，與宣生撞個滿懷。宣生大吃一驚，祇認是柯太僕，便往後退了幾步。庸夫見宣生得氣象翩翩，卻認不得他，便問道：「足下到寒舍門口找誰的？」宣生見問，暗想：「姨丈老奸巨滑，分明認得我，卻假裝認不得。」便道：「姨丈認不得姨侄宣登鰲麼？」庸夫見他認錯了人，也將錯就錯，就宣生邀進廳來。兩個書僮也跟了進來。宣生與庸夫向前要行大禮，庸夫拉住。大家坐定，庸夫叫茶僮送茶。茶畢，宣生道：「姨丈榮行未曾遠送，多有罪。」庸夫也含糊答應。問道：「姨侄在京供職，回府做什麼？」宣生道：「姨侄是奉旨回鄉祭祖，特到姨丈處與姨妹完姻的。」庸夫聽說，已知是直夫的女婿，便心生一計，將宣生邀至花園坐下，吩咐家丁看茶時候，他即趕到後堂與無艷商議要行移茶接木之計。哪知無艷在屏門後看見風流才貌，有垂涎之意，今見乃尊吩咐，正中下懷，便道：「祇要如此這般，女兒也是柯氏，不怕他賴到哪裡去！」柯庸夫點頭含笑而去。宣生坐在園中，久不見庸夫出來，正在詫異，忽聽簾鉤響處，一陣笑語之聲進來。宣生吃驚不已。定睛一看，來者何人？下文便見。

第十八回 困園逾牆 完姻拒婿

詩曰：

西施原是捧心人，何故東施亦效顰。

妍丑不同誰辨別，風流看透假和真。

宣生聽見環珮叮嚀，有兩個艷婢攙出一個奇形怪狀的佳人來，走到宣生面前，故意婀娜做出許多醜態。那喇叭喉嚨叫一聲：「相公，你想得奴好苦，今日才來麼？再不來，奴的相思病要想死了奴也。」這一陣肉麻的話，把個宣生唬得魂不附體。（六十三）

天

使

花

嫁

陶

米

招魂

■倪匡

他說這到裡，陡然住了口，像是已經知道了我剛才那番話的弦外之音，他的臉在刹那之間，漲得血紅，雙眼之中也充滿了怒意，伸手指向我，尖聲叫：「衛斯理，你是個卑鄙小人。」

他這樣罵我，自然知道我曾經進過他的實驗室了。

事實上，他也曾疑過有人偷去過，因為有一扇打碎了的玻璃。我上次走的時候，又沒有把打開的窗關上。那睡在抽屜中的大漢，又曾向他投訴，兩度有人來找他的麻煩。

不過，費力當時站在窗前思索的時候，他以為偷進來的是另一個也睡在大抽屜中的人，所以他當時才有那一連串的行動，還說了一句「你回來了。」

而這時，他當然把兩次有人偷進去的事件，都算在我的賬上了，我也不想辯駁，因為第一次，良辰美景偷進去，確然是我的主意。費力那樣狠狠罵我，我沒有還口，祇是苦笑了一下，現出抱歉，請他原諒的神情。

可是費力醫生真正發怒了，他罵了我一句之後，霍然站起，他站得極急，連椅子也帶翻了，臉漲得更紅，我也急忙站起來，大聲道：「對不起，我也覺得——」

可是他根本不聽，像是一頭發瘋的野牛，向門外就沖，白素正站在門邊，一看到本來很斯文的人，忽然之間激怒到了這種程度，也嚇了一跳，連忙閃了閃身，讓他衝出了書房。

他一出書房，立時衝向樓梯，他情緒那樣狂亂，居然沒有在樓梯上直跌了下去，可算是一個奇跡。

費力衝下去的衝力十分大，下了樓梯之後，又奔出了幾步才站定，恰好停在一尊十分精美的石灣陶制詩仙李白像的旁邊，那尊像有將近一公尺高，是名家作品，極其罕見，神態栩栩，我和白素都十分喜歡，常開玩笑說，對這塑像看得久了，會恍惚聽到他的吟哦之聲。

這時，費力一停下，眼光掃到了那尊陶像，我立時感到一陣心涼，白素也看出大事不好，急忙叫道：「手下留人。」

她不說「手下留情」，而說「手下留人」，可知她也真的急了。

白素叫得雖然及時，但還是遲了。費力醫生這時的情形，看來別說那一尊陶像，若不幸是一個真人的話，他祇怕也會控制不住，而在精神狀態極不正常的情形之下，出手殺人。

白素才一叫，他已發出一下可怕的叫聲，雙手一伸，提起那尊陶像來——那有一公尺高，十分沉重，至少有四十公斤，可是他在盛怒之下，一下子就將之舉了起來。

白素立時閉上了眼睛，不忍卒睹，我則存有一絲希望，望他向沙發拋去。可是事與願違，他高舉起陶像之後，用力向牆上砸去，「嘩啦」一聲巨聲，詩仙李白成了千百塊碎片。

我尖聲叫：「你砸碎的是李白。」

（三十八）



「嘉芝，可不可以借我一點時間聊一聊？」

她聽說要走之後，柯靜芳提出要求。歐嘉芝遲疑著，該來的總是會來，她不能永遠逃避下去，Gordon說過的話在她腦海中浮現。

「好吧。」

「還是喝焦糖瑪琪朵嗎？」在醫院樓下的咖啡廳，拿著menu的柯靜芳問著歐嘉芝。

「對。」歐嘉芝點點頭。這麼多年了，阿媽總是比自己的爸爸還要瞭解她。

「二杯焦糖瑪琪朵。」柯靜芳把menu還給在一旁等待的waiter。

「最近婚紗店應該很忙吧？聽很多朋友說，想穿你設計的婚紗，至少得要排隊排半年。」

歐家的遺傳基因裡，肯定有藝術的天分，所以才會爸爸拿手術刀，而女兒則拿筆畫設計圖。

「客人預約的事現在都交給助理在處理，我祇要專心畫設計圖就好。」

歐嘉芝的臉上帶著淺淺的笑，她其實是很開心的，因為好像很久沒跟阿媽這樣聊天了。

「如果姊姊還活著，看到你現在事業這麼成功，一定會很開心的。」

「阿媽——」

服務生剛好在這時將兩杯焦糖瑪琪朵送上，她要說的話也因此被打斷。

「我跟你爸商量過，結婚的事，可能不辦了。」柯靜芳不希望他們兩個人的婚事，會造成嘉芝跟他們之間的隔閡。

不辦了？！為什麼？歐嘉芝的眼神中有著不解。

「是因為我的關係嗎？」原本她以為，就算她不接受，他們仍舊會照計畫去進行婚事。

想不到……她是不是太自以為是了？

「我們祇是不想因為我們的決定，影

響到身邊的人。」柯靜芳沒承認也沒否認。

阿媽的話，讓她有些內疚，她是不是該像Gordon所說的，將所有事情說個清楚，別再用自己的刻板印象去思考了。

「阿媽，你記得我媽病危的那個晚上嗎？我一直沒忘記那個晚上，我爸爸剛好在替一個病人動手術，沒有辦法回家。從那個晚上開始，我就希望我身邊再也不要有承受像我媽那種嫁給醫生的孤獨了。」

「所以，在我的心底，其實不是反对你嫁給爸爸，而是不希望阿媽跟媽媽一樣，要承受那種生病時老公卻不在身邊的寂寞。」出乎自己預料，她很輕易地就把這些話說出口了。

當時光流逝，心裡的那個結在不知不覺中竟已漸漸被打開。

「原來你是這麼想的……」柯靜芳詫然。

「有個人告訴我，或許隨著時間流逝，很多事情都已經變得不一樣了。我想我應該把心裡真正的想法告訴你，因為在這段感情裡的人是你而不是我，你的寂寞與快樂，祇有你自己最清楚。」

歐嘉芝沒想到自己竟能夠把這些話說出口！她的改變，是從Gordon出現以後開始的吧？

「嘉芝，你真的長大了。」

柯靜芳感到十分安慰，自己照顧大的小侄女，真的長大了。（二十三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

子平八字
三元風水45年
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
婚姻
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

傳真：314-991-2554

e-mail:slcj@slcjmail.com